

## 【讀者回響】

# 〈兜率內院疑點探討〉之後記

道昱

輔仁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

首先感謝宏印法師的意見，筆者一文〈兜率內院疑點之探討〉，根據現存文獻的證據僅述三個重點：[註 1]

1. 彌勒系列的經典無內、外院之說。
2. 玄奘的著作和與他相關的文獻中，均是「內眾」說。
3. 窺基的疏記中明白記載「內院」、「外院」說。

至於其他的資料因無更可靠的證據，非吾人所能探討的。

始自十六、七世紀歐洲學術界對佛教的興起與發展產生興趣，然距佛滅的年代已久，南、北傳的文獻資料難以證明某些佛教人物與歷史的演變，因而考古學家也進入釐清佛教發展的工作，直到現在歐洲學術界仍然致力於大乘佛教發展的相關研究。[註 2]然彌勒信仰在印度的發展可靠的資料仍然有限，一份巴利的文獻 *The Birth-stories of Ten Bodhisattas* (*Dasabodhisattuppattikatha* 十個菩薩的降生故事) 中彌勒菩薩的降生事蹟大致與漢譯彌勒成佛經相似，僅述及彌勒下生時的種種情況，另外則是 *Maitreya-- The Future Buddha*。[註 3]這些文章中均未述及中古時期的印度彌勒信仰，但由法顯（四二三之前卒）於四〇〇—四一六年間所撰的《高僧法顯傳》中得知當時在陀歷國有「彌勒菩薩……像長八丈足趺八尺，齋日常有光明，諸國王競興供養……古老相傳，自立彌勒菩薩像……」。[註 4]玄奘（六〇二—六六四）撰的《大唐西域記》仍有相同的記載：「達麗羅川即烏仗那國舊都（Gurez）……慈氏菩薩像，金色晃昱……高百餘尺」的彌勒木雕像，但此處玄奘並未記載「諸國王競興供養」，不知是否是當時已無爭相供養的情事？[註 5]據以上法顯的記載，彌勒信仰可能在第五世紀的印度興盛過，但是否仍然盛行於第七世紀玄奘至印度的時期，則有待更確實的證據以便進一步的探討。

筆者在〈兜率內院〉一文中引證玄奘的「內眾」說時，因為《大唐西域記》（以下簡稱《西域記》）記載無著、世親、師子覺三賢往生兜率天的故事時，仍然以「內眾」、「外眾」的說詞，與其他有關玄奘的資料相同，故筆者未將其列入該文中。[註 6]當《西域記》在述及「阿踰陀國……城西南五六里，大菴沒羅林中有故伽藍，是阿僧伽菩薩請益導凡之處」之時，提及無著等三賢往生兜率之事，[註 7]此乃表示玄奘在無著的說法處聽聞到該故事，這故事只能說明印度的阿踰陀國，或者更保守一些，只有在無著的說法處所，此三賢往生兜率天的傳說在玄奘當時是流傳著。依常理而言，某一菩薩或偉人的降生地、應化處或說法場，往往會流傳著其傳奇故事，如同普陀山是觀音菩薩的應化道場，當地就流傳著不少觀音菩薩的事蹟，其餘的三大名山亦然。至於玄奘所用的「內眾、外眾」的說詞，依常情撰作者依個人的宗教信仰、習慣用語，乃至主觀的見解來陳述所聽聞來的故事是很正常的，例如慧皎撰的《高僧傳》即評寶唱撰的《名僧傳》：「名而不高」，[註 8]但並非《名僧傳》中的每個僧人都是「名而不高」，只是撰作者的個人觀點不同罷了。因此「內眾、外眾」之詞是玄奘在印度當地聽聞來的，或者出自其本人的信仰，僅憑其《西域記》的記載，而無印度進一步的可靠證據，實難以在學術界立足的。又如果「內眾、外眾」之說真的出自印度的阿踰陀國，則「內院、外院」之詞，依現存的資料，在印度似乎也無軌跡可尋。

至於該故事在中國佛教的傳出，依現存的文獻，似乎始自玄奘的《西域記》，因為在玄奘之後的一些文獻資料對該故事都有所轉述，但所用之詞卻未必如同玄奘所用的「內眾、外眾」，而依撰述年代的不同有「外眷屬」、「外宮」、「外院」等不同的說詞。首先是掛名「隋天台智者大師說」的《淨土十疑論》提及：「聞西國傳云有三菩薩，一名無著、二名世親、三名師子覺，此三人契志同生兜率……師子覺為受天樂，五欲自娛，在『外眷屬』……不見彌勒。」[註 9]此處的「西國傳」應該是指西域諸國的記錄，那似乎是《西域記》了，因為更早的《法顯傳》並未有此故事的記載，稍晚義淨的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亦無。其次，第七至第八世紀年間的懷感所撰的《釋淨土群疑論》仍述及該故事：「覺師子道亞世親，猶生外院，婆藪般豆德鄰無著，誕質內（=宮）院，故知內院難生，多居外院。」[註 10]還有宋代的兩份文獻也述及此故事，但均取材於《淨土十疑論》，王日休一一六〇年撰的《龍舒增廣淨土文》述及：「師子覺……生兜率『外院』。」[註 11]宗曉一二〇四年間撰的《樂邦遺稿》則云：「十疑論云……師子覺生彼在『外天宮』著於五欲……。」[註 12]宋代的資料卻用「外院」與「外天宮」之詞，均未採取玄奘的「內眾、外眾」之說，可見「內眾、外眾」之詞應該僅在玄奘當時的說詞，或許更保守一點，僅是玄奘的僧團中的用詞罷了。如果此「內眾、外眾」說真的出自印度本土的彌勒信仰，經由玄奘返國後的弘揚，此說詞似乎應該普遍的流傳下來，為何連玄奘的親信徒弟窺基還會在其疏記中改稱為「內院、外院」呢？乃至到宋朝還有「外眷屬」、「外宮」等的不同稱呼呢？

玄奘遠赴印度的辛勞與貢獻是有口皆碑的，但其本人也有其個人的往生意願，誠如《續高僧傳》所述：「願生賭史多天見彌勒……居內眾」等說法，依筆者的看法這只是在表達他個人願生在彌勒菩薩的週圍，並親聞彌勒說法的信仰情操而已，應該不影響其高僧的形象。

如同天台智者大師「一心三觀」、「四淨土」等學說，都由於他個人對經典的深入、體會或實證而創出的學說，也因有其獨創的見解，那些宗派的祖師們堪稱為思想家，因此中國佛教中的天台、華嚴、唯識等宗派被西方學術界稱譽為「才智型的宗派」。筆者在〈兜率內院〉一文中，僅是從現存文獻的證據中提出「內院」說的演變過程，由玄奘的「內眾」說，至其高徒窺基的「內院」說，這些都是祖師們個人的信仰，或者為了令徒眾更易了解而善巧方便說而已，誠如筆者在該文最後所言：「應該瞭解中國歷代祖師們善巧方便的解說」，至於在玄奘時代印度本土是否真的有兜率的「內眾」說，或許得依賴考古學者將來能更進一步的提出證據了。

### 【註釋】

[註 1] 該文發表於《普門學報》第十一期（二〇〇二年）第一一九—二一二頁。

[註 2] 相關性研究的內容請參閱 Narendra Nath Bhattacharyya, *History of Researches on Indian Buddhism* (New Delhi: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rivate Ltd.1981)

[註 3] H.Saddhatissa, *The Birth-Stories of Ten Bodhisattas and the Dasabodhisattuppattikatha* (London : The Pali Text Society, 1975) 另外 Alan Sponberg, *Maitreya-The Future Buddha* (Cambridge,1988)

[註 4] 詳情見筆者拙作〈中國早期的彌勒信仰〉中「印度彌勒信仰的遺跡」中的簡述，刊於《正觀》第二十期（二〇〇二年三月）第一四四—一四五頁。

[註 5] 見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第八八四頁中。玄奘所載的烏仗那國的達麗羅川，即是法顯所載的陀歷，見季羨林等校註，《大唐西域記校注》（新文豐印刷，一九九四年）第二九七頁。《法顯傳》與《西域記》均有英譯本並有很好的地理考據，例如：H.A.Giles, *The Travels of Fa-hsien* (Cambridge,1923) Y.H.Li, *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Countries* (Peking, 1957)。

[註 6] 該故事見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第八九六頁。

[註 7] 阿踰陀國 Ayudhā, Ayodhyā, 即現今的那個地點仍然有疑問，學界有：Oudh, kākūpur, Aphui 等不同地點的說法，見季羨林等校註的《大唐西域記校注》，第四四九頁。

[註 8] 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，第四一九頁上。

[註 9] 見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七冊，第七十九頁下。該《十疑論》應該非智顛之作，筆者於〈止觀在中國佛教初期彌陀信仰中的地位〉中曾討論過，若此處的「西國傳」指的是《西域記》，則更進一步證明《十疑論》非智者之作，因為智者圓寂時（五九七）玄奘都還未出世（六〇二），那來的「西國傳」呢？見《圓光學報》第二期，第四十一—四十三頁。

[註 10] 見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七冊，第五十三頁上。

[註 11] 同 [註 10]，第二七六頁上。

[註 12] 同 [註 10]，第二四〇頁中。